

□ 荷花池

长。

1979年，66岁的严仁英以全票当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与此同时，她也做出了一



在全国九三学社会议中，清华同学合影。其中有王大珩（前左4）、何泽慧（前右2）、荣高棠（后右4）、严仁英（后右3）、胡家驹（前右1）

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从临床改行做妇女围产保健，对中国的妇幼保健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她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直到前两年，96岁高龄的她，还每周两天前往医院上班。

我本人是北京101中学的“老三届”毕业生，虽然出生在清华园，5岁之前生活在清华，但十分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没能进入清华学习。但幸运的是在1977年调入清华大学，成为我们严家的第四代清华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自动化系工作，先后做过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工作，在1984—2001年间担任自动化系办公室主任，于2008年春季退休。算起来，我这个严家第四代清华人是在清华园里工作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了。

我的儿子严实是我们家第五代清华人。他2000年自人大附中毕业保送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就读，2004年毕业后考入德国马克思-普朗克海洋微生物研究所留学深造，并于2009年初获得博士学位。2009年秋季回国，到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研究方向是现代人类学。

百余年间，我家先后五代都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百年华诞的日子里，我写下这篇短文，试图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国家，在这一世纪的光阴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衷心祝福我们的母校欣欣向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大步前进。

校友情谊深

○刘 泰（1954土木）

王家俊同学是我班生活委员，他为人热情、诚实、乐于助人，是班上的一位活跃分子，同学们都叫他“老恩”。毕业五十多年来，王家俊一直工作在东北、华北冶金建设岗位，在山西临汾退休。

2003年5月，已经50年和老同学失去联系的王家俊突然来了电话，使大家欣喜若狂，纷纷打电话问候，并约好2004年校庆、我班毕业50周年时在母校相聚，他也给每位同学打电话交谈。但不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老伴患了重病住院，他

回校聚会的计划未能成行。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想着老同学，给大家寄来了纪念品。

2004年下半年，王家俊的老伴不幸去世，他的身心受到沉重打击。同学们纷纷打电话或写信表示慰问，有的还在经济上给予支援。2005年以后，王家俊和同学们的联系又中断了，大家多次给他写信均没有回音，电话也不通，使老同学十分挂念，我还托在临汾工作的朋友帮助寻找均无结果。

今年校庆时，我遇到了一位在临汾工作的校友赵景琦（1968土木），我和他并不熟悉，他听我说了王家俊的情况后，当即答应回临汾后帮助寻找。5月1日上午，赵景琦校友来电话了，他骑自行车经两个多小时找到了王家俊的家，据他三儿媳说，王家俊现在住在养老院，脑子有病，身体还能自理。他告诉了我王家俊儿子的手机号，我们进行了联系。从此，我们老同学才放了点心，祝愿王家俊身体早日康复。

5月6日，赵景琦校友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说：“我已在养老院，王家俊学长就在我身边，请他跟你说话。”我高兴极了，王家俊边说边落泪，说了他这几年的不幸遭遇，我安慰他半天，约他明年校庆、我们入学60周年时在母校相聚。5月27日，赵景琦校友又来电话说：“我又去看了王家俊学长，你给他寄的校刊收到了，他答应明年校庆时回母校团聚。”

赵景琦校友热情负责、助人为乐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他视校友为亲人，他的言行体现了清华人大家庭的温暖。我们向赵景琦校友表示衷心感谢！

热心为同学们服务的 李广信教授

○吴贻名（1966水利）

返校参加清华百年校庆活动已经过去五个多月了，可我依然沉浸在与老师、同学相聚的欢欣之中。而老同学李广信热心为同学们服务的精神更是难以忘怀。

我们“水六”年级一百多位同学毕业时没有一个留校的，李广信则是“文革”后读研、攻博后留在水利系任教的，成了我们年级唯一的留校者。自1981年70周年校庆开始，每次校友返校聚会，他都是年级校庆返校筹备组的骨干，运筹、策划一马当先，发函联系、迎来送往，他不辞辛苦。为了把百年校庆聚会办好，李广信更是不怕辛苦，日夜操办，赢得了返校同学的交口称赞。

首先是经费，李广信通过自筹和自己弟子们的赞助解决了这一难题。返校住宿是个大问题，他未雨绸缪，在2010年国庆前后便通过旅行社订好了学校附近的酒店，后因酒店疏忽漏订了，他又跑遍了学校附近的大街小巷，终于在北师大附近找到了住处。为联络校友，李广信先后与年级百余位同学通电话数百次，发函三百多件次。有时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他就把老伴、女儿都动员起来贴邮票、跑邮局、接电话，忙得不亦乐乎。

李广信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为老同学返校相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学校团结广大校友增添了凝聚力。